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 文 与 社 会 译 丛

PROBLÈMES DE LA DÉMOCRATIE GRECQUE

希腊民主的问题

Jacqueline de Romilly

[法国] 雅克琳娜·德·罗米伊 著 高煜 译

刘 东·主 编 彭 刚·副 主 编



译 林 出 版 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希腊民主的问题

Jacqueline de Romilly

[法国] 雅克琳娜·德·罗米伊 著 高煜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民主的问题 / (法) 罗米伊著; 高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4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ISBN 978-7-5447-5390-6

I. ①希… II. ①罗… ②高… III. ①民主-政治制度-研究-古希腊 IV. ①D7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6853号

Problèmes de la démocratie grecque by Jacqueline de Romilly

Copyright © 2006 by Hermann Editeurs, 6 Rue de la Sorbonne, 75005 Pa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mann, Editeur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68号

- | | |
|-------|-------------------------|
| 书 名 | 希腊民主的问题 |
| 作 者 | [法国] 雅克琳娜·德·罗米伊 |
| 译 者 | 高 煜 |
| 责任编辑 | 宋 旻 |
| 原文出版 | Hermann Editeurs, 2006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6.875 |
| 字 数 | 160千 |
| 版 次 |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5390-6 |
| 定 价 | 30.00元 |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年 表

所指出的文献著作只是本书所提到的那些。
对于不确定的日期,尤其有关传记的日期,给出的只是大致日期。

政治事件

公元前 6 世纪

前 594 年 雅典民主之父梭伦当选执政官

前 561 年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体开始

前 510 年 僭主政体结束

前 508 年 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开始

公元前 5 世纪

前 490—前 479 年 米堤亚战争:希腊战胜波斯

前 476 年 提洛同盟的创立,由此产生雅典帝国前

前 461 年 最高法院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的作用开始

前 431—前 404 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及其盟邦反对雅典及其盟邦)

前 429 年 伯里克利去世

前 422 年 克里昂去世

前 415 年 雅典人远征西西里

阿尔西亚比德斯流亡,先后在斯巴达和波斯避难

前 411 年 雅典陷入困境。“四百人会议”寡头政府,被一个混合政府取代;之后恢复民主政体

前 407 年 阿尔西亚比德斯返回雅典

前 404 年 雅典战败,其帝国完结。雅典建立三十僭主统治,很快被武装民主派驱逐

文学作品

诗歌, 戏剧

史学

前 525 年 埃斯库罗斯诞生

前 518 年 底比斯人品达诞生(约前 440 年去世)

前 495 年 索福克勒斯诞生, 卒于前 406 年

前 495 年 希罗多德诞生, 卒于前 425 年

前 480 年 欧里庇得斯诞生(?), 卒于前 406 年—前 405 年

前 472 年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上演(保留下来的第一部悲剧)

前 458 年 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斯》上演

前 455 年 埃斯库罗斯去世

约前 455 年 阿里斯托芬诞生, 其最后一部喜剧于前 388 年上演

前 442—前 441 年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上演

前 438 年 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上演(保留下来的欧里庇得斯的最早的悲剧)

前 431 年 修昔底德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经历了这场战争; 他的叙述中止于前 411 年, 但是经历了前 404 年战争的结束)

前 425—前 422 年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相继上演

前 410 年 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上演

前 408 年 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斯》上演

前 406—前 45 年 欧里庇得斯与索福克勒斯去世。

政治事件

公元前 4 世纪	公元前 5 世纪遗留作品
前 403 年 雅典恢复民主政体	前 401 年 索福克勒斯:《俄底特浦斯在克罗诺斯》(死后上演)
前 399 年 苏格拉底去世	前 399 年 安多西德:《神秘祭论》发表
	前 392 年 阿里斯托芬:《公民大会妇女》上演
前 377 年 第二次雅典联盟形成	
前 371 年 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败,底比斯霸权开始	
前 359 年 马其顿国王腓力掌权	
前 346 年 雅典与腓力订立菲洛克拉底和约(随后德摩斯梯尼与埃斯基涅斯之间发生使节事件)	
前 338 年 腓力征服希腊	
前 336 年 马其顿的腓力去世:亚历山大继位。	

文学作品

演说家

思想家与道德家

哲学家

前 403 年 吕西亚斯:《诉埃拉托斯尼辞》(吕西亚斯大致生活在前 440 年到前 360 年)

约前 398 年:柏拉图发表早期的对话录
(生于前 427 年)

前 394—前 390 年 色诺芬在与雅典斗争后被放逐:在流亡期间
他写了《回忆苏格拉底》的开头与《希腊史》的主要部分
(他在其中继承了修昔底德的史学),伊索克拉底至此时
已经写了一些辩护词,创立了他的学校(他生于前 436 年)

前 380 年 伊索克拉底:《颂词》发表。此时柏拉图处于创作的全
盛时期,《理想国》就在这个时期发表

前 367 年 柏拉图第二次游历西西里

前 355 年—前 354 年 德摩斯梯尼政治生涯开始

约前 355 年 色诺芬去世,享年约 85 岁

伊索克拉底:《最高法院演说辞》

前 349 年 德摩斯梯尼:《奥林图斯辞》

前 347 年 柏拉图去世,他《法律篇》

前 342 年 亚里士多德负责亚历山大的
教育

前 341 年 德摩斯梯尼:发表《论半岛》,《第三篇反腓力辞》

前 338 年 伊索克拉底去世,享年近百岁

前 335 年 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办学:
由这种教学尤其产生了《修
辞》与《政治学》

前 330 年 德摩斯梯尼:《金冠辩》(使之与埃斯基涅斯对立的事件)

前 322 年 德摩斯梯尼和亚里士多德相继去世,两人年纪相同。

前 言

我自信,在美国,我想要的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我探讨了民主本身的形象,以及它的倾向、特征、偏见和激情。我了解民主,只是为了让我们至少知道希望它应当怎样,或害怕它什么。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绪论

民主是一个希腊语词,实际上民主的观念就诞生于希腊。自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其间除了一些短暂时期,雅典就一直处在这种政体下。演说家们的演说,舞台上上演的喜剧和悲剧,都充满了作家们不断发出的对民主的动人的颂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城邦的政治生活紧张激烈,其中的一切又经常受到怀疑和争论。结果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到公元前4世纪末,人们都一直在进行一场旗鼓相当的对话,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对民主政体的指责,估量可能存在的纷争。这种对话包含各种形式:戏剧的讽喻,哲学家的分析,历史学家的描述,诉讼当事人或抨击文章的作者的辩论。人们对诸多主题反复阐述,反复考虑和交流,明确表述。于是民主政体的优点和弊端就渐渐确定下来。

由于任何民主政体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因此所提

出的许多观念都具有现代意义。不可否认,在现代法国,这种现实意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它是作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理由之一。

因此这本书定位于观念与学说的层次。它将只是很间接地论述事实;有些人只有当用制度做讽喻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才会提及制度。特别是,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人事实上可能会用古人不知道的词语来讲述希腊民主问题。特别是如今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无疑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这里,我们打算根据对历史的现代解读来重新定义希腊民主的问题,只是力求了解它们在希腊人的意识里是如何定义的。这些问题不涉及历史,而是涉及观念史。

然而,这些观念要这样重新置于它们的智力环境,才会显得更现实。因为经济和社会的条件始终是特定的。而希腊的经验即使在这方面有教育意义,也实在不能在这个领域构成一个可优先考虑的范例。不过,古典时代的雅典人由于力图思考本源形式的政体,评价它的优点、缺陷和责任,确定和阐明它的本质,因此具有导向普遍性的优势。

但是,显然,把一些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抽出来叙述,这种考虑在任何情况下应该都不会影响叙述的客观性。为避免万一,这里我们必须遵循一种规则,即从一系列尽可能完全的证据中追踪这种思考的历史过程,按其年代的发展来讲述每个主题的历史。

这在方法上产生两种后果及两个缺陷,我们希望这两个缺陷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严重。

第一个后果涉及本书的写作计划。因为,为了更好地确定并突显主题的连续性,我们把希腊民主暴露出来的问题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这使得三章的结构显著相似。不过,似乎也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经过三次叙述,这种相似便突出了事件的脉络,使之更加明显。人们倒是可能抱怨,同样的原则导致要重复参照某些重要文献,它们在谈到这三个问题时都会重新出现:因为这三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而且针对民主政体提出的各种批判最终都是趋同的;因此,最关心政体问题的

作家们往往都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但是,每次从不同角度来引用这些重要文献,除了帮助人们发现各种主题的连续性外,还帮助人们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真正的理论家没有轻视的一致性,这也许并无不妥。因此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各位作家给予各个问题的地位不同。

所采用的方法的第二个后果是大量引用作家的文献。因为我们认为,由于文献内容准确,引证它们就保证了严谨的客观性。这也是从词语的细节本身来理解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唯一手段¹。因此大量引用文献决不是一种取巧,而是出于让文献说话的考虑,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单单把它们进行比较,就能丰富并确定每篇文献的意义。

最后,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应该提醒读者,如果说古典时代的雅典人考虑过对民主政体的指责,那么本书对此也只作部分的分析。事实上人们在这方面只听到一种声音。虽然雅典的文献不断歌颂民主政体的诸多优点,赞扬它所具有的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鲜明特征,但是本书将不阐述这些主题。这些著名文献仍然让那些相继深信它们的人对人类怀有些许信心。本书之所以没有出现这些主题,决不是出于一种有可能使人们误解它们的意义和影响的选择。恰恰相反,本书写作的前提是,民主政体的这些优点已经深入人心,受到人们赞颂和喜爱。我们赋予它们的价值,甚至就在于它最终能证明,我们有理由要向雅典人了解,以便紧随他们之后发现,哪些实际的争议,哪些曲解,或者哪些分歧,按照他们所说,有可能使这种政体垮台。

1 这些引文除一两句外,通常都引自“法国大学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若非如此,将以注释注明。若对译文稍作修改,以便使直接属于本书意图的表述更加明确,我们也将注明。

2006 年版序言

下面的文章是在三十年前写作并且是第一次发表的！而且碰巧就在我的另一本关于民主的书，《古代雅典的民主冲动》（*L'élan démocratique dans l'Athènes ancienne*）刚刚在法卢瓦出版社出版之时，它再次问世。这两本书都涉及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民主和雅典作家；但是其中一本汇集了一些有关民主政体的纷争以及它所引起的异议的证据，另一本则汇集了有关这种政体所具有的优点和促进作用的证据。一本汇集了不利的证据，另一本汇集了有利的证据；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证据都引自公元前 5 世纪的同一些作家的著作。那么，这岂不是有矛盾？一点没有！

这次重新出版的著作是一本关于观念史的书。本书试图表明，有过各种经历的雅典人，众多作家，他们是怎样发现并表述他们所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这往往是为了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为了更慎重地提出这种或那种改革；这可能导致一种温和民主政体的理想产生，尽可能避免这些危险；还可能成为一种哲学分析的起点，力求建立一种没有民主政体那些缺陷的体系；于是就有了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那些体系。公元前 5 世纪人们所遇到的最早的疑难问题就产生了这些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由于这些思想体系是早期民主政体中最早

的发明,而且是由古希腊作家以惯用的那种一般形式,采用简单但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表述的,因此可能对注定要遇到类似问题的任何民主政体都有帮助。

本书关于民主冲动的主题是不同的,目的也不同。本书一点不打算编写民主理想的历史。诚然,本书援引了非常卓越的文献,其中令人振奋地表达了对民主理想的颂扬;但是,本书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考虑,即是要透过这些文献,并且联系公元前5世纪文化的非凡的飞速发展,分析与公民所获得的这些新的权利有关的心理、智力和道德的作用。问题在于估量这种改革、这种发明的影响。而且我们透过这些证据,寻求这种对自由的探索对当时的全部文化产生的积极有益的影响。

于是,一方面出现了原始推动的奇迹,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

唯一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两本书出版的顺序。我在写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时,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一些困难,给予公民完全平等和全部权力的民主政体就可能遇到这些困难。因此我觉得古代雅典人对这些困难的经验值得仔细研究,它甚至不仅可能具有智力方面的意义,对我所生活的世界也具有实际的益处。三十年后,我觉得这不是唯一的不利之处;我发现,我周围存在着一种公民责任感危机,社会像一盘散沙,人们有点过于随便地逃避公民责任,不愿积极、实际和深入参与国家事务。同时,由于人们在努力创建欧洲,并且让民主观念在欧洲作为一种首要需求建立起来,因此,追溯这种政体的最初意识,了解它可能在某些价值标准的传播中可以保证的优势,似乎是有益的。但是,显然,原始推动想必开启了一扇思考之门,然后便产生争议。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本著作是互相呼应的,而且我重申,它们之间没有一点矛盾,相反倒可以说它们是互相补充的。

首先,这两个方面显然是共存的。两本书都依赖于同一个时代的证据,即使人们在此发现的证据延后到哲学家的批判超过政治家的辩

论的时代。甚至在伯里克利时代,或者更前一点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有一些作家的著作里找到一些趋向不同且属于不同类别的证据,怎么会感到奇怪呢?修昔底德可能提供了一些事实,让民主政体引以为荣,并且为其价值标准带来赞扬;他也可能提供了一些附带事件,雅典在这些事件中处于本书所指出的纷争和问题的靶心。同样,欧里庇得斯也能很适当地根据不同的时机和人物,为最好的理想高兴,或者为过分的行为和错误生气。人们甚至可能认为,让雅典人为其政体感到自豪的民主热忱,往往促使这些作家更明显地感受到可能出现的,并且危及这种政体的偏离。

况且,这两种倾向共存,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理想的最好例证吗?这种理想总是要引起争论,产生一些对立的论点,出现了两种意见,让人们在理解后只选择其一。这就是人们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所做的;这就是诡辩家们所教授的,并且在当时的所有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人们通过口头辩论来了解它,这些辩论全面涉及人类的重大问题,十分广泛,而且有条理。人们这样听到的辩论不是争吵,而是共同探究,它没有践踏公正,而是促进公正。

最后,怎能认为,这些已经这样习惯于对一切问题都进行辩论和质疑的雅典人,不曾对最佳政体民主政体的优缺点、它获得成功的条件进行过辩论呢?这两本书援引的许多文献其实就是一些辩论,人们就通过这些辩论,把一种政体的优点与另一种政体的优点进行比较,两种论点都得到支持。雅典人甚至常常喜欢对不同政体进行分类,比哲学家在这方面进行的分类早得多。于是对于每个决定,他们之间都要对人人平等还是对各阶层的人考虑周到,自由还是公共秩序,以及按功绩还是不按功绩进行分配的好处进行比较。因此下面这本书中所指出的纷争和问题,就和民主的初始冲动及其在智力上产生的后果联系起来。

我从各方面都乐意认为,这两本书是共存的。这种共存证明,我对公民冲动的复苏的幻想和希望,并不是基于对民主所产生的纷争无知,

而是证明,略为系统地阐述这些纷争,决不意味着我没有认识到民主原则本身的光辉意义,从而打消了别人对我的任何猜疑。

最后我还要补充说,这两本书的结论以一种我喜欢的方式相一致。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以教育可能起作用这种观念结束。正是教育可能让人民有效参与国家管理;正是教育可能为人民培养模范人物,价值标准就通过这些模范人物体现,而且正是通过教育,这些与人民的愚昧、偏见和盲目有关的初期困难能够被克服掉。此外,下面这本书还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应该以实用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这种思想。应当教育青年,使他们能够自主判断,理解某些价值标准,和他人融洽相处,并且能让他们人尽其才。

我还可以补充说,这两本书是以希腊的经历为基础写的,尤其引用了大量总是那么明白易懂、简单而富有说服力的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就出自开始时期,贴近最初的经历,所以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影响和用处。这些文献不管是赞成的声音,还是反对的声音,其连续性本身就足以表明人们在共同努力思考;另一方面,被能够穿越这么多世纪的观念的重要意义吸引,其中每份文献的光辉都能令我们驻足。雅典的民主,就是我们的现实历史,这些文献就是为如今的我们提供的——对此我们深信,深信的程度可能还有点超出现时的教育所要求的。